

吴风越雨

## 心中有桨划向太湖

| 乐心文 |

在我的人生中，多次入太湖，印象最深的是，跟随两个圆梦的老头航行。

太湖边的两个老汉，老戴和老裴自费打一艘扯篷船，圆自己的梦想，航行太湖。他们打船一年，我跟踪了六个月，有空就拎着茶杯，坐河岸边看他们劳作，听他们生动对话，并同他们击掌相约，扯篷船造好后，一定跟他们航行太湖。

2021年6月23日，新船下水，村子里沸腾了，两个老头当喜事来办，隆重得不得了，按老传统，置办猪头三牲请利事，还在饭店里订了三桌喜酒，邀请至亲好友到。特别好笑的是，太湖边的人都驾过船，个个是内行，这天，岸上的村民七嘴八舌，人人都抢着指挥，弄得老头没了主意。

这两老头毕竟七十几岁了，多年不驾船，是不是行得住？还有，新船第一次试水，船质量可有保证？我和同伴有点犹豫。

老戴因为兴奋，像一只打足气的篮球，一拍就蹦得老高，他神气得很，跟我们说：没问题，相信我。当年我结婚，接新娘子就

是摇船去的，从南面山里那边接过来。我年轻时风里浪里，扯起篷帆到处去的，稳得很。

他说这话时，好像自己还是小伙子的时候。我们被他的豪气鼓舞，情绪调动起来。

朋友中，七旬的田先生识水性，他年轻时当过潜水员。1974年，全军强化训练的科目是打坦克。太湖当中有个大雷山，部队将此山作为坦克目标。有一次，军用飞机对着大雷山进行训练，歼击机左炮射出第七发炮弹后，在炮膛里突然爆炸，引起飞机失衡，坠落在太湖。田先生和战友奉命到太湖打捞炮弹。这是第一次潜入太湖深处。第二年，他再次奉命去太湖潜水打捞。正是有这两次不寻常的经历，田先生特别想坐船入太湖。

而在场的人多半是被两个老头感动，都穿了救生衣跟随去。村里派了护航船，一艘白色小汽艇。有个小伙子本来在护航船上，他不停地在这边指挥，怎么开，怎么扯篷，说到后来，他干脆叫开小汽艇的师傅往新船边靠，他要跳到木船上帮老头开船。这个人从小在

太湖边生活，不让他驾船，好像空有一身武功，他雀跃着要显身手。

船过内河，进入太湖，就升起帆。这天，太湖风力三四级，正适合扬帆，根本不用人摇船，只见船快速向前，茫茫太湖，水天一色，这感觉应合了民间谚语：仙人眼热扯篷船。

这天，好多人都在传扯篷船航行的视频。特别是太湖边的人，他们对船太有感情了，人人心中都有扯篷船的模样。儒芳村的莫先生看了我发的视频与图片，说两个老头打的船，只会平稳踏浪，不会劈浪。然后，他画了一艘太湖船给我看看。

有个叫杨小根的人看了莫先生画的船说，这是画的太湖大众船。两老头打的是湖区农船。农业用船不需要长途航行，只在苏锡常，及太湖周边运送。农船的特点是底平，舱浅，面宽，货物装卸快捷轻便，农民的萝卜、冬瓜、芋头装下船，到码头后船要靠得拢岸，所以船底要平。

我听听都有道理，人人心中都有一支船桨，划向太湖。

片羽

## 边界之外的美

| 钱娣文 |

蒋勋在《欲爱书》中写道：“向南飞行的时候，朝向西边望去，云层的上端是一片清澈如宝石的蓝色，透明洁净。在近黄昏的时分，低沉入云层的太阳反射出血红的光，衬托在湛蓝纯净的天空中的血红，像一种没有时间意义的风景，没有历史，没有文明，只有洪荒与神话。”读到这里，我意犹未尽，拙笔添上两句：“没有呼吸，没有边界。”

有一种美冲破了边界，这就是蒋勋笔下的那种洪荒，它冲破了时空的边界，成为一种动态的永恒。在这样一幅没有边界的画面中，我感受不到时间擦过的痕迹，感受不到人间的烟尘和历史的包袱。在这样的时刻，只能放走大脑，把自己交由感官处置，任其汪洋恣肆的美的洪荒填满整颗被揉碎了的心！

我又想到了另一种跳出边界、跳出人烟的事物，梭罗称之为“永不褪色的界外事件”——死亡。死亡之于时代是个永不褪色、永不退场的话题，人们对其探求犹如黑洞，黑洞无界，死亦无界。死亡不囿于边界，还常常把界内的人带离边界，把好奇的人带离认知局限。死难道不也是一种“洪荒与神话”吗？

贝赫扎德的画作拥有一种超越人烟之界的震撼力。他在描绘死亡时，用周遭精致的世界和美丽的枕边人形象来反衬死亡的孤独与无助。即使一切如此华美，亲人如何爱你，面对死亡时你仍然孑然一身，仍然要穿越人烟，穿越历史，越过文明的边界，迎接一个界外的史铁生笔下的“神秘的节日”。此种震撼顿时能把人的大脑击碎，“嗡”地一声跌入境界外的神坛之中。

这种没有自我的时刻何其珍贵！这种没有边界的神话也许真在天外，断不在人间！

由此，更能体会《Gravity》中那位宇航员的心境。当他与空间站完全脱离一个人漂向宇宙时，他和周围仅有的氧气说：“地球真静，真美；宇宙真静真美。”他没有死亡前的绝望挣扎，反而在体验没有声音的静默的永恒之美。他多么自私地独享地球最荒蛮的最无人烟的美！多么自私地享受氧气耗尽的感受，随性地死在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。死亡把他带出边界，把他带出死前亲人簇拥的平凡，带进了永恒。他的死亡和宇宙相融，犹如酒精渗入清水中，悠长亘古。

想到这儿，郑愁予先生的小诗在脑中回荡：“我们常常去寺庙/常常去无人的海滩/常常去上坟/献野花给好听的名字”。我认为，郑愁予先生追求的美即为边界之外的美。我不需要知道野花的名字，只需要一颗自私的心，给世界画上我印象派的色彩。

正因这种洪荒般的美不常为人所采撷，才成就了它界外的独立寂静的气息。

我想要去的正是这样没有历史，没有头脑用武之地，没有边界的地方。

灯下书

## 古银杏树的故事

| 沈炜文 |

久闻周铁有株千年古银杏树。

每至秋风瑟瑟草木凋落银杏树的高光时刻，总会勾起我去周铁看一看的念想，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如愿，一晃数载。

去年初冬，趁着潇潇冬雨的间隙，约上车友，往返骑行近百千米，终于去周铁走了一趟。

其实，周铁离无锡不远，路也非常顺畅。我们从梅园出发，沿环太湖公路一路往西，到武进潘家桥加油站左转上谈边路，往南大约骑行10千米，便到了周铁地界。

周铁镇位于宜兴东北角，临近太湖西岸，与马山隔湖相望。小镇历史悠久，自古有名。据史书记载，周铁镇建制于周朝，距今有2700多年的历史，湖山毓秀，人杰地灵，素有“阳羨状元地，周铁教授乡”之美誉。

在路的右边能见到一座高大的牌坊，上有“周铁”两字，沿着牌楼下的学前路向西进镇区，不足一千米就到了横塘河边，千年古银杏树就静静地伫立在河边城隍庙前的旷地上。

横塘河是周铁的母亲河，和所有江南小镇一样，横塘河穿镇而过，东入太湖，西连锡常，河两岸是鳞次栉比的老街民居，高大茂盛的银杏树就矗立在河口，如灯塔一般，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指明方向。

那天天色有些阴沉，游人寥寥，我们得以从容端详这株古木。

据宜兴史料记载，这株银杏是由东吴大帝孙权之母吴国太子汉献帝兴平二年（公元195）亲手种植于此的，距今已有1800多年。古树高20来米，树冠投影面积100多平方米。最为奇特的是，这棵树的树干上部长满钟乳状的树瘤，树干上粗下细，状如花瓶，满树金黄的银杏叶，恰似插在花瓶中盛开的黄花。

如今的周铁城隍庙已重建一新对外开放，横塘河得到了疏浚，银杏树四周围起了保护栏，古银杏枝繁叶茂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由周铁千年古银杏，又让我想到无锡的另一棵古树。

这棵位于马山桃坞西钮村口的银杏树，植于南宋，树高26米，树胸围8.5米，已有820余年，原为两株同栽，相距咫尺，后逐年壮大，合二为一，谓之鸳鸯银杏。

以前常去马山工作，汽车行驶在蜿蜒的环山路上，老远就能见到西钮村口这棵华冠如盖的参天古树，泛舟太湖，十里之外可见。孩童在树下嬉闹，老人在树下闲坐，见有人前来，总会津津乐道给你讲古树的故事。

据说1945年日寇洗劫马山时，曾伐古树，将及一半，忽

从树上落下一条大白蛇，村民趁机说此树有神管，伐之不祥，日寇心怯，仓惶离去，大树得以幸存至今。

如果用时运不齐、命途多舛来形容这棵百年古树也不为过。

2000年后，马山开发，西钮村被规划在新建的高尔夫球场范围内，2008年，西钮村整体搬迁，村民走了，剩下残垣断壁的屋舍和村口那棵孤苦伶仃的老树。风吹树叶，老树呜咽，好像在哀哀地诉说：人都走了，把我扔在这里。

不久老树大病了一场。当人们发现时，古树东面及树顶大部分枝丫枯死，奄奄一息，危在旦夕。

经过园林专家近一年的抢救，焦黄的树叶渐渐转绿，整棵树恢复生机。周边村民为庆祝古树重生，在树梢系上了红丝带，游客也纷纷将祈福牌挂在树梢，希望给自己带来吉祥。

环马山大圈骑行已成为无锡，乃至周边单车爱好者的最爱，每每我们骑车从古树边疾驰而过，年轻人看到的是风景，而我分明见到的是村口的古树，和古树护佑下祥和宁静的小山村。

千年古银杏见证了周铁的沧海桑田，而顽强矗立在马山太湖边的古木，时刻提醒着来往路人，这儿曾经有个西钮村。



故園燈盞

國畫 馮杰